

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

张一凡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DOI:10.61369/HASS.2026010006

摘 要 : 15–16 世纪, 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 资本主义萌芽并迅速发展壮大, 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专制王权加强, 民族国家成为趋势, 教会和旧贵族没落, 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崛起。经济得到发展, 但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一些人文主义者因之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弊病的反思和批判。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开始, “乌托邦”作为一种对完美和理想国度的追求诞生并成为一种特定概念。这种思想观念既非无中生有, 而是从历史中多方借鉴而来, 也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

关 键 词 : 乌托邦; 文艺复兴; 托马斯·莫尔;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Utopian Socialism of the Renaissance Period

Zhang Yifa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with the coming of the seafaring era in Europe, capitalism sprouted and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accelerated the disintegration of feudal society. Absolute Monarchy was strengthened, and the nation-state became a trend, while the church and the traditional landlords were weakened, and the new nobility and bourgeoisie rose. However, with the booming economy came with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Consequently, some humanists began to reflect on and criticize the ills of capitalism. Beginning with Thomas More's Utopia, “Utopia” was born as a concept for the pursuit of a perfect and ideal state. This ideology was not created out of nothing, but was borrowed from history, and is a great inspi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Keywords : Utopia; Renaissance; Tomas More; communism; socialism

一、社会背景

(一) 经济

在15世纪下半叶, 成为民族国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萌生了对海外新世界的扩张兴趣。该时期, 在奥斯曼土耳其阻碍了欧洲原有的主要贸易通道这一直接因素刺激下, 一些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险家在两国君主的支持下向大洋彼岸出发, 寻找新的贸易通道。1478年, 巴托罗缪·迪亚士到达好望角, 为此后搭建前往印度的贸易航线奠定了基础; 1497–1498年, 瓦斯科·达·伽马的远航队完成了从非洲到印度的航行, 首次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新航路; 1492年,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横跨大西洋, 抵达新大陆; 1519–1522年, 费尔南多·麦哲伦的航队完成环球航行。西、葡两国的海外探险成果在欧洲掀起了探航热潮。从15世纪末期起, 英国派出的探险家先后到达北美洲东岸的拉布拉多、开辟了从东北通往印度的新航路、到达白海并和俄罗斯建立了贸易关系。其他欧洲国家也在16世纪末期逐步开始向海外探索和拓展, 荷兰人探寻由北方通往中国和印度的航路, 此外到达了美洲最南部的合恩角, 之后又发现了前往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的航路; 俄罗斯人也将目光转向北冰洋, 并

派遣探险家白令航行至今白令海峡。

新航路的开辟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商品种类增多, 贸易中心转移, 世界市场扩大, 全球化出现雏形。重商主义成为各国君主的政策主流。大量的金银涌入欧洲, “商业革命”随之引发“价格革命”, 物价急剧上涨, 但雇佣工人的工资增长幅度却远不及物价的飞升, 底层民众日趋贫困, 生活水平下降, 他们在经济上更加受制于资产阶级。此外, 按传统方式收取定额货币地租的封建地主也受到巨大冲击, 他们无论在财富还是地位上都日益无法与新兴的资产阶级相抗衡, 这一切加速着西欧封建制度的瓦解, 在此基础上,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迅速发展。

(二) 政治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君主之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该时期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查理即位之初, 西班牙的政治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因此他决心强化专制统治, 铲除一切反对王权的势力, 巩固君主统治。在他的强权治理下, 由征服格拉纳达的斐迪南和伊萨贝拉开启的西班牙民族国家融合统一之路最终完成。^[1] 德意志也以类似的理念被查理聚拢起来, 他使诸如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勃兰登堡等地由传统的封地转为政治意义上的国土。^[2]

作者简介: 张一凡 (2001—), 女, 硕士, 研究方向: 意大利文艺复兴史。

英、法两国的君主同样采取措施加强专制统治,巩固对其国家的统治。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期间,国家大权集中于国王和御前会议之手,三级会议长期未能召开。国王支持新兴资产阶级,采取符合后者利益的工商业政策,资产阶级也同样支持符合其利益的专制王权。在英国,专制统治在都铎王朝时期得到强化,自王朝初期开始,国王与新贵族和资产阶级联盟,王朝执行重商主义政策,保护和奖励工商业,受到王室庇佑的资产阶级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力量。

种种现象表明,该时期已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封建王朝。旧的封君封臣体系趋于瓦解,新的贵族阶级正在形成并依附于王权;作为政治集体的新的民族国家诞生并逐步取代旧有的封地体系,国家变成国王的私人财产,国王也不再作为传统意义上最大的封君而对任何人有任何义务。^[1]新的资产阶级的诞生为封建体系的瓦解敲上沉重一锤,他们和新贵族在诞生初期羽翼尚未丰满,仍然需要王权的保护和支撑,不过由于其势力迅速壮大且日渐稳固,很快他们便将矛头指向专制王权,掀起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与革命。

(三) 文化与宗教

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化被重新发掘并得到复兴,古代的宗教与精神对此时的文化带来了一定冲击。人文主义者因而做出尝试,有意识地“调和古代精神和基督教精神”,而一种“理性主义和新产生的史学研究的结合”带来的结果便是“到处都可能有一些胆怯的批判圣经的尝试”。^[2]显然,新的精神已经出现,旧的基督教必须做出有意识的改变,以适应和满足此时一个新生欧洲的欧洲的需求。^[3]这种改变带来了两种结果,即新教和天主教耶稣会的产生。

新教的诞生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德国的宗教改革始自马丁·路德,他提出《九十五条论纲》,倡议改革教会,但后期愈发与人民斗争的道路相悖。其后继者托马斯·闵采尔在与路德分道扬镳后领导起人民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力图实现其关于基督教平等与财产公有的理想。农民战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对德国各阶级产生了震荡般的影响,路德派新教也由此得以向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瑞士的宗教改革始自神甫慈温利,后期由法国人约翰·加尔文领导。加尔文的思想较之路德更为激进,他提出“选民”“弃民”论,并对教会组织进行了重大改革。加尔文教的教义和组织形式均极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因而在尼德兰、英国、法国等地得到传播。正如恩格斯指出,“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3]

原有的天主教也面临着变革的需要。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天主教会于西北欧部分地区丧失了势力和影响力,因此由西班牙人伊格纳提·罗耀拉所创建的耶稣会对天主教实行的改革更多是一种在现实逼迫下催生的必要,而非主动进行的进步与革新。耶稣会虽仍保留了诸多古老的中世纪形式,但从实质上来看它与新教都是新时代的产物,已然不属于从前的旧世界。这种改良了的天主教和所谓改革了的宗教都只是商业社会的附属品,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商业

社会而服务,因此这二者在本质上都是新崛起的资产阶级的盟友。^[4]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乌托邦

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词并非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空想社会主义”一词也同样不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它事实上发端于19世纪,并且区别于“空想共产主义”或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唯一真正源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或学说)是“乌托邦”(Utopia),而该词最早出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

从词源学来看,“Utopia”本身的意义不明,它可能有两种词根来源,即“ou-topos”,意即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或不指代任何地方,和“eu-topos”,意即一个美好的地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通常描绘的是一些人为构想的、与世隔绝(或地缘封闭)的政治或宗教团体,而且这些团体具备人们所构想的最完美的特质。^[4]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对于乌托邦的设想并非无中生有,它一方面源于此时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复兴,另一方面又与《圣经·创世记》中描绘的伊甸园相结合,此外它还受到人文主义的极大影响。早在古希腊就常有人对完美城邦(polis)的情形进行设想。这些设想并非只是简单的想象或天真的愿望,它们实际上或代表现实中的诉求,或描绘了某种现实中的决策或方略所能产生的最好结果。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可以说是这种设想的集大成者。这本著作被视为文艺复兴时期乌托邦理念的原型。^[4]在书中,柏拉图“设想了一个没有私有制存在,完全公有的社会,正义是其中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理念”,被“分成统治者、护卫者和普通劳动者”的三个社会阶层如果“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就实现了正义,整个社会就处于秩序与和谐中。”^[5]《理想国》对乌托邦著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重视教育,强调教育是实现政治和司法方面的普遍善的首选途径,二是注重和谐,从社会角度理解(取自音乐和数学的)和谐的作用,使得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和一切关系都受行善和实现完美的愿望的支配。^[4]

除在概念起源上的帮助外,古典文化还在地理特征上为乌托邦的理念提供了借鉴。关于这一点仍然需要提及柏拉图。他曾在《蒂迈欧》(Timaeus)和《克里提阿》(Critias)中描绘过一个自给自足、潜在的完美世界,这两本著作皆提及亚特兰蒂斯——一个神秘的岛屿或国度,而在《克里提阿》中,这个神话中的地方正是以一种对理想国土的描述而呈现出来的。

古典文明和犹太—基督传统中共同的对美好与和谐的向往同样启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书写其时的美好理想。古希腊概念中象征着完美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所影射的人、神和自然之间的和谐最早在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有所描述。尔后,奥维德和维吉尔受其启发,将这种美好愿景转写带入罗马传统,并添注了新的完美特质,使其进一步理想化。^[4]《圣经》中的伊甸园(Garden of Eden)也部分反映了人神平起平坐、和谐相处的观念。伊甸园自身便是和平而宁静的一方园地,此外,在亚当和夏娃受蛇引诱、犯下原罪之前,人与神、男人与女人、人与自然之间实为平等而和谐的关系。而在两人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人类经历种种磨难而试图重返伊甸园的梦想就再

未停止。在基督文明的语境中,“人类最早的故乡即是上帝为人类营造的伊甸园。因之,返回故乡既是返回伊甸园。”^[6]

三、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文艺复兴时期有许多人文主义者都以文学或艺术的形式对描绘一个理想且美好的世界进行过尝试。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开乌托邦概念之先河。在这本著作中,他对现实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进行反思和批判,并以文学的形式展现出个人的共产主义思想。莫尔认为,要想实现社会公正,构建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必须“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的经济制度”、“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用新型分工代替旧式分工”和“倡导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观念”。^[5]

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在部分学者看来也可归于乌托邦思想的范畴,但事实上该作并非以纯粹的空想为基础,而是“培根以当时科学发展状况和经济发达程度为背景”,“以其科学方法论为基础,为未来美好社会所绘的一幅宏伟蓝

图”;加之培根“并未像莫尔在《乌托邦》中那样,对当时的社会给予无情的鞭挞和控诉”,而且全书主旨主要在于“只要恰当运用人的才智和科学,人类便可以改造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服务,科学必将使人类进入繁荣与富庶的理想社会状态”,因此这本著作的历史意义究竟应落在何处,学界对此仍有争议。但这本书仍然是对未来美好理想社会进行的构想,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7]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对玛格丽特·卡文迪许(Margaret Cavendish)的《燃烧的世界》(Blazing World)的评价上,部分学者认为这本著作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乌托邦思想范畴,但一些学者也认为这本书可能象征着一位女性渴望的理想世界。有学者指出,正如对培根而言,知识就是力量,对于卡文迪许,情况也是如此,而且通过对于自然/天性(nature)的操纵来对她自身的秘密进行探索,这样一种方式是修订和改善女性“天性”的尤为强大的工具;但卡文迪许在书中对女性和自然/天性这二者的结合,其结果既不和谐也不平等,因而学者有时仍难以从当代女性主义批判理性主义乌托邦的背景下来评价其乌托邦观。^[8]

参考文献

-
- [1] Morris, William, and Bax, E. B., Socialism: its growth & outcome, Chicago: Charles H. Kerr Publishing, 1909.
- [2][瑞]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 [3][德]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 [4] Martinuzzi, Christopher, “Utopia in Renaissance Philosophy”, in Sgarbi, Marco, ed., Encyclopedia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2, pp.3361–3372.
- [5] 徐浩然,石晓婷.莫尔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J].科学社会主义,2020,(05):141–147.
- [6] 陆春.伊甸园与乌托邦:人类美好家园的永久想象[D].南京师范大学,2006.
- [7] 安龙全.科学精神的呼唤——重读培根《新大西岛》[J].历史教学问题,2001,(03):17–19.
- [8] Leslie, Marina, Renaissance Utopias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